

国家图书馆藏《杜诗释》残卷作者及其价值

王燕飞

杜诗文献目录提要的编撰,前人已做了很多工作^①,于杜诗学界甚有功绩,但是某些提要还存在一定的疏漏,如本文提到的《杜诗释》,杜诗文献书目或无记载,或虽有记载,对其作者、内容却付之阙如。笔者通过研究发现,其作者乃是明代著名的杜诗学专家张綖,故撰此文,以就正于方家。

—

《杜诗释》不见于明、清各公私书目的记载,后人编写的杜诗书目亦多无提及,只有马同俨、姜炳炘编写的《杜诗版本目录》提到了一部明刻《杜诗释》残卷,云:“《杜诗释》,阙名注,明刻本,存一卷,前后残缺。半页十行,行二十字,白口,四周单边。书名依版心上方题作《杜诗释》。”^②《杜集书目提要》、《杜集叙录》据此著录,并云“今国家图书馆有藏本”^③。这几种书目虽有记载,对其作者却均没有明确的考证,只是简单的著录为“阙名”。笔者在翻阅相关文献时,发现明代顾璘在给张綖写的《南湖墓志铭》中有这样一则材料:

(张綖)所著《诗余图谱》、《杜诗释》、《杜诗本义》、《南湖入楚吟》皆刊行于世。其它诗文未经编者,与《杜诗通》十八卷皆藏于家。^④

按,张綖(1487-1543),字世文,自号南湖居士,高邮(今属江苏)人,为明代著名散曲家王磐(约1470-1530)之婿。关于张綖的生平,《明史》无传,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丙集、曹溶《明人小传》、朱彝尊《明诗综》卷四十二、《明词综》卷三、嘉庆《高邮州志》卷之十上《政事》等均有记载,多据顾璘所撰《南湖墓志铭》。

①较为全面的有以下三部:郑庆笃、焦裕银、张忠纲、冯建国编:《杜集书目提要》,齐鲁书社,1986年;周采泉:《杜集书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年;张忠纲、赵睿才、綦维、孙微编著:《杜集叙录》,齐鲁书社,2008年。

②载《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》,中华书局,1963年,第359页。

③《杜集书目提要》,第121页。《杜集叙录》,第225页。

④顾璘:《南湖墓志铭》,载《张南湖先生诗集》四卷附录一卷,见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68册,齐鲁书社,1997年,第397页。

张綖是明代杜诗研究专家,著有《杜诗本义》、《杜诗通》等杜诗学著作,诸多杜诗注本,如明代王嗣奭《杜臆》、杨德周《杜注水中盐》及清代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等,均引用了张綖的相关成果。通过《南湖墓志铭》,我们可以知道除上文三部书目著录的两部杜诗学著作之外,张綖还有一部《杜诗释》曾刊刻流传于世,只是经过时间的淘洗,加之相关书目均无记载,以致后世并不知晓。

查阅相关杜诗提要,只有这一部著录为“阙名注”的杜诗注本命名为《杜诗释》。将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残卷《杜诗释》和《杜诗通》核对后,我们可以肯定:国家图书馆所藏《杜诗释》残卷的作者正是明代张綖。

二

《杜诗释》,明刻本,存一卷,前后残缺,书名依版心上方题作《杜诗释》,下方标有页码,从第四页到第三十二页,共二十九页。半页十行,行二十字,白口,四周单边。残卷第一页的左上角有印章一枚,书“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”,末页的左上角又有印章一枚,篆文“长乐郑氏藏书之印”。可知该残卷经过著名藏书家郑振铎先生收藏,后归国家图书馆。

残卷第一页是对杜甫某一首诗歌的注解,内容为:

恶膴膴,喜蔬食,诸家之注纷纭可叹。盖厌机巧,则心得其养而有以清其神;恶膴膴,则体得其养而有以清其气。心体交养,神气俱清,真道具矣。抑孟子“大体”、“小体”、“志气”之说,意亦如此。

据此注文,本段注解的是杜甫的《赠李白》,因其诗中提到:“野人对膴膴,蔬食常不饱。”因此注解才有所谓“恶膴膴,喜蔬食”之说。

之后是《望岳》,题下注:“此诗单《谱》订在开元十四年公省亲兖州作,时年十五。然公自省亲之岁至天宝丙戌,二十年间往来齐鲁者数矣,今亦未知的为何岁所作。抑公诗才虽出天赋,而其所谓沉郁顿挫者,必待老成涵养而后得之,由志而立将圣,且然‘忆年十五心尚孩,健如黄犊去复回’,恐尚未有沉潜之思。必以为是年所作,泥矣。”后是原诗,然后是注解全文:

岱宗,泰山也。割,分也,阴阳之气分昏晓,正见山之神秀也。眦,目睫也。相如赋:“中必决眦。”○首二句问答之词,言山莫尊于五岳,泰山独又称岱宗,其为岱宗者,夫何如耶?但见齐鲁青犹未尽,斯其为岱宗也。于是以三四言其气之灵,五六状其形之大,尾联则自言将登绝顶一览而小众山,以见胸中亦有此岱宗也。壮哉言乎!

检之《杜诗通》之《望岳》,其题下注相对简略,曰:“此诗单《谱》订在开元十四年公省亲兖州作,时年十五。然公自省亲至天宝丙戌,二十年间往来齐鲁者数矣,今亦未知的为何岁所作。”^①后面的注解也稍有不同,比《杜诗释》稍略,如下:

①张綖:《杜诗通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4册,齐鲁书社,1997年,文中所引俱出该本。

岱宗,泰山也。割,分也,阴阳之气分昏晓,正见山之神秀也。曾与层同。眦,睫也。(相如赋:“中必决眦。”)○齐鲁青犹未了,斯其为岱宗也。于是以三四言其气之灵,五六状其形之大,未用孔子登泰山之意。

按,两者相较,实以《杜诗释》注解较为妥当。《杜诗通》对文中的首二句并没有作任何解释,突如其来便是解释“齐鲁青未了”一句。通过一一核对,文中还有很多这样可以补正《杜诗通》的例子^①。当然,《杜诗释》的解释有时也过于繁琐,所以到张綖撰写《杜诗通》时,他对杜诗的认识可能发生了改变,重新进行了解释。另据统计,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引用张綖注释80余条,在文中标为“张綖注”、“綖注”,大部分见之于《杜诗通》,有一处却不见于该书。巧的是,《杜诗详注》所引的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的“张綖注:‘溼落,廓落也。’”^②的这一条注解并不见于《杜诗通》,却刚好存在于《杜诗释》。

据此可知,这部残卷《杜诗释》的作者是张綖无疑。为了更加确定,笔者将《杜诗释》残卷的选诗和注解一一和《杜诗通》进行了核对,大部分内容是一样的,但是在诗歌编排的顺序、选诗的题目及内容的注解等方面,二者仍存在一些不同之处。

残卷《杜诗释》共选注杜诗32首(《赠李白》残),选诗目录如下:

赠李白、望岳、陪李北海宴历下亭、送高三十五书记、苦雨奉寄陇西公兼呈王征士、九日寄岑参、前出塞九首、后出塞五首、同诸公登慈恩寺塔、夏日李公见访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、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、雨过苏端、喜晴、晦日寻崔戢李封、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、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、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、玉华宫、九成宫。

其中在《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》和《雨过苏端》中间有“至德间所作”的标记,而这正是张綖《杜诗本义》和《杜诗通》的注释体例。关于这一点,张綖在《杜诗通》卷之一即指出:

观杜诗,必先考编年,据事求情,而后其意可见。然编年非公自订,不过后人因诗意而附之耳。……今惟大约标三宗年号于卷首,其逐诗编年为考订,分注题下,使览者更详焉。^③

可见,张綖对于杜诗编年的认识从《杜诗释》已经开始了,认识到杜诗编年对于理解杜诗诗意的重要性,但如果一味编年,则反失诗意。因此张綖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,采取了“大约标三宗年号于卷首”这样的编排体例,即在每

①据张綖子守中所作的《杜工部诗通题记》可知,《杜诗通》稿本被其族叔张绘携至浙江定海,并未刊刻,直到张綖卒后三十年后,即隆庆六年(1572),守中分巡浙东历台郡学时,胡承忠献出此书才得以刊刻。《墓志铭》著录为十八卷,现在行世的刻本却只有十六卷,说明该书定有残缺。于此亦可见《杜诗释》的辑佚价值。

②仇兆鳌:《杜诗详注》,中华书局,1979年,第265页。

③张綖:《杜诗通》,第345页。

卷首标明“某某年间所作”，之后再逐首注其作年，对于难以确定作年者，则不注年月，酌情列于相应位置。这样的编排体例在《杜诗通》中更加明显，其编排如下：

（开元天宝年间作）望岳、陪李北海宴历下亭、前出塞九首、后出塞五首、同诸公登慈恩寺塔、送高三十五书记、（天宝年间所作）苦雨奉寄陇西公兼呈王征士、九日寄岑参、（至德年间所作）晦日寻崔戢李封、雨过苏端、喜晴、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、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、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、（至德年间作）玉华宫、九成宫。

对比可知，不仅诗歌的编年有了很大的改动，而且对于诗歌的选录也有了更改，《杜诗释》所选的诗歌有三首诗歌在《杜诗通》里已经删除，详见下文。

除以上诗歌的编年、选录有不同之处，在引书与诗意的阐释方面，《杜诗释》和《杜诗通》也存在不同，互有详略。据此可以对读两书，取长补短，亦可窥探张綖在杜诗选录、诗意理解方面的演变轨迹。

三

《杜诗释》残卷具有重要的辑佚价值，其中有三首诗不见于《杜诗通》，现抄录于下，供杜诗学界参考。

1. 夏日李公见访（天宝十二年夏，在京师作。）

水花，莲花也。○此言李有厌烦暑而就疏旷之意，故见访也。“贫居”四句应首句，“隔屋”四句应第二句，“清风”二句应“暑气薄”，“巢多”六句应“远林”，亦应“贫居类村坞”，言居有鸟蝉喧聒，不足留客，有水花之晚静，庶可留耳。岂谓在上者争扰，在下者静而可从欤？末二句应“隔屋唤西家”四句。

2.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（天宝十三年冬，自长安之奉先县省妻子作。）

杜陵有布衣，……指直不得结。一节 凌晨过骊山，……惆怅难再述。二节 北辕就泾渭，……辛人固骚屑。三节 默思失业徒，……湏洞不可掇。四节

溲落，犹廓落也。《庄子》：溲洛无所容。刘毅云：丈夫盖棺事方足。觊豁，不忘也。曹植曰：葵藿之倾太阳，虽不为回光，其向之者诚也。巢由，巢父、许由，皆隐者也。崢嶸，山高貌。骊山，在渭南县。蚩尤乘輿前导之旗。崖谷滑，言蹴踏者之多。郁律，高亢貌。羽林，扈辟之军。摩戛，言兵器相摩戛，见扈辟者之盛。嵒嵒，诸本作“樛嵒”，欧公改作“胶葛”。相如赋：“张乐乎胶葛之寓。”注，旷远深貌。《唐书》：天子幸温泉，赐从臣浴。内金盘，尚方器用也。卫霍皆以后戚而贵，比杨国忠辈。崢兀，高峻貌。崢峒，陇西山，共工触不周山折天柱。窸窣，声不安也。湏洞，广远貌。《淮南子》：鸿蒙湏洞。掇，拾也。魏武诗：“何时可掇？”○此诗虽咏己怀，实写其忧国之

心也。范分四节。第一节自述素怀及启行之事。首四句乃一篇大意，惟其平生许身之愚，故老大意转拙，此下言许身之愚蠢，实出于天性不可夺。曰“未能易其节”，皆言许身稷契之志、之性、之节不可中改也。夫以我之微末如蝼蚁辈，但自求穴可也。何乃慕大鲸，欲偃溟渤溟落如此？则亦何以遂其生理？因此自悟，惟宜守己安贫，不当有非望之求矣，故耻事干谒而忍于尘没也。忍，如动心忍性之忍。“终愧巢与由”，结“非无江海志”二句，“未能易其节”，结上文一段之意。柳子厚《乞巧文》：“天之所命，不可中革。……抱拙终身，以死谁惕？”亦公此意。“沉饮”、“放歌”一联，乃所以自遣。“岁暮”至“不得结”六句，言启行之事，且以兴时危也。第二节路经骊山，言玄宗临幸仪卫之盛，赏赉之厚及贵臣宠富之极，而民穷可哀之意。第三节言自骊山之路比转至奉先，途中所经川广及到家见妻子之事。闻幼子饥死，不免哀伤，因又言我为士夫，生常免于租税，名不隶于征伐，抚迹犹且如此酸辛，则平人骚屑之情，固可知矣。第四节则言平人骚屑之情。失业徒以租税重而然，远戍卒以征多而然，恐必致变乱，故忧端之深至与终南齐，而不可掇也。未几，果有范阳之变。第三节所谓老大意转拙。末节所谓穷年忧黎元也。夫杜子自比稷契，而其忧民为国之心如此，虽终身不遇，弗究斯志，卒亦不失千古之名也。人其贵有实哉！

3. 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（桥陵，唐睿宗陵，本同州蒲城县，改为奉先，又升为赤县。○天宝十三年冬，在奉先作。）

天子初崩曰晏驾。象设，设物之象，谓葬仪也。《楚辞·招魂》：“象设君室，静安闲。”《易》：习坎，重险也。《蜀王本记》：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，能徙山。中使，内官也。《礼记》：备物之享。又，视于无形。高岳，嵩山。洪河，黄河也。金城，京兆属县，华州亦有金城官。沙苑，隶冯羽。《西都赋》：“防御之阻则，天地之奥区焉。”《尔雅》云：东南之美者，有会稽之竹箭。《庄子》：屠牛坦，刀刃若新发于硎，为理。崔瑗有《座右铭》。王乔为叶令，入朝数，帝令太史伺望，言有双凫飞来，乃举罗，得双凫焉。《列仙传》：田子方出，见老马于野，曰：“少尽其力，而老弃之，仁者不为也。”以束帛赎之。○此诗前叙桥陵，中及县内诸官，后述己怀也。“先帝”至“莓苔青”十二句，言桥陵所由造。“官女”至“铜瓶”四句，言执事者处于所事。“中使”至“鸣岩扃”八句，言皇上孝思无极，以致瑞应。“高岳”至“渺冥”六句，言地形得其胜，即郭璞《地理》之说。“居然”至“鹤翎”十六句，言县内诸官人物文彩政治之美。“朝仪”至篇末十四句，则叙己流寓之怀，而致浮海之思焉。

除辑佚价值，我们还可以据此考订《杜诗释》同书异名的问题。仇兆鳌在《杜诗详注·凡例》中并未提及《杜诗释》，而是另外一部不同题目的著作，云：“张綖之《杜通》、《杜古》及《七律本义》。”^①按，《杜通》是《杜诗通》之简

①仇兆鳌：《杜诗详注》，第24页。

称,《七律本义》为《杜诗本义》之又称。那么,此处的《杜古》所指为何?在《附录·诸家论杜》中,他引用了“张綖南湖《杜诗五言选序》”中的一段话,云:

有元宗工,首称范杨。杨仲弘编辑《唐音》,诗家到今宗之,然不及李杜大家。清江范德机先生批选杜诗,共三百十一篇,皆精深高古之作,盖欲合葩经之数,标点分节,悉有深意。太史公云:古者诗三千余篇,孔子删之为三百五篇,皆弦歌之,以求合《韶》、《武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音,然则清江杜选,其亦有志求合于斯耶?惜世罕见其编,余家藏旧本,暇日为订其舛讹,释其大义,刻之郡斋,用贻同志。观者精思妙悟,触类而长之,由清江之意而逆杜子之志,以上溯三百篇之旨,诗道尽在是矣。^①

《南湖墓志铭》里没有记载张綖另有《杜古》、《杜诗五言选》等著作。通过上文残卷《杜诗释》的目录可知,张綖选注的23首诗歌均是五言古诗。仇氏《凡例》用的是简称,《杜诗五言选》则是根据注本内容所作的另一种称法。张綖的《杜诗通》,《凡例》省称为《杜通》,《杜诗本义》则称为《七律本义》,这在仇书中为惯例,另有卢元昌的《杜诗阐》简称为《杜阐》,黄生《杜诗说》称为《杜说》等等。因为《杜诗释》注解的是杜甫的五言古诗,所以仇兆鳌将《杜诗释》称为《杜古》和《杜诗五言选》也就不奇怪了。另外,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引用张綖注释80余条,大部分见之于《杜诗通》,而其所引的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的“张綖注:‘溘落,廓落也。’”^②的这一条注解并不见于《杜诗通》,却刚好存在于《杜诗释》。于此可见,仇兆鳌在《凡例》所说的《杜古》,以及这里所说的《杜诗五言选》并非空穴来风,说明仇氏见是见到了该书的,也说明《杜诗释》在仇兆鳌的时代还没有散佚。另外,在《杜诗五言选序》的最后,张綖明确说:“惜世罕见其编,余家藏旧本,暇日为订其舛讹,释其大义,刻之郡斋,用贻同志。”“刻之郡斋”者,只有《杜诗释》有可能。《杜诗本义》是对杜甫的七律进行注解,和题目“五言”无关,而《杜诗通》当时并没有刻印。“释其大义”,也说明了该书命名《杜诗释》的个中原因。

要之,张綖共有三部杜诗学著作,即《杜诗释》、《杜诗本义》和《杜诗通》。据《杜诗释》残卷,我们可以考知其与《杜诗通》不同之处,考察张綖在不同时期杜诗学观念发展演变的轨迹,也可以考订仇兆鳌所说的《杜古》、《杜诗五言选》实为《杜诗释》之同书异名,据此亦可证明仇兆鳌引书的可靠性。

作者单位: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

^①仇兆鳌:《杜诗详注》,第2328页。

^②仇兆鳌:《杜诗详注》,第265页。